

涇

東

小

藁

涇東小藁卷之四

序

送陸鼎儀脩撰序

初鼎儀試禮部第一人

上既進之廷中親試之亦以鼎儀亞進士第一人蓋鼎儀之於文字、句、意合矩度出忠懇粹如也士之知鼎儀者莫不曰吾知是人也其言與志可尚也及其入翰林為編脩為脩撰嘗持文衡教王宮蓋歷試之又固不宜之禮闈有試卷當中者闈後場既而得之他卷中曰此文氣脉與前當中卷同豈差蹄邪此拆卷果然鼎儀猶以號不同於法不得取同事者以為事惟求實耳

不究可也則應之曰是可苟於乎其不可苟於是尚書
御史驚其言為按覆至再有司者以差踰任咎迺取之
衆莫不服其明且有執也按日更番入書館中課授公
事畢莫歸為壽二親闔戶著書暇則臨書為文其所為
文一字不輕許與人平居不輕啓齒及人一過失事亦
不妄交一人獨於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則時見諸
眉宇間稍見諸篇牘則又或焚去之曰如非吾職何士
之知鼎儀者莫不曰吾知是人也行不遠乎其言而其
志之果可尚也今年夏鼎儀以疾乞養歸
詔可將奉親以行予惜鼎儀去留之不可別家有老親
亦嘗以情事請不可得而尤想吾鼎儀之志與孝兩得

也嗟乎鼎儀臣非忠弗可以為臣子非孝弗可以為子
所貴乎君子者不徒曰猷為藝能蓋吾之君親當致力
乎吾之忠孝焉耳鼎儀是行榮捧

命書龍光煥赫嚴君壽母盛福兼備不忝於孝矣吾意
大鼎儀勿藥之餘承懽捧下當春酒之載卮歌田園之
卒章豈非樂哉然不可以徒樂其亦將有思乎思之何
如江湖魏闢之思必若魏子牟吾廬廣廈之思必若杜
工部竊樓玉宇之思必若蘇文忠公若然士誠知鼎儀
鼎儀誠不負所知當不止夫天下之士雖百世可也而
亦豈非鼎儀之志哉抑吾崑之東倉固三兵之鄒魯鼎
儀之故家在焉聞三十年前有沈孟溫先生者能倍說

五經四書其教人以踐履為務一時學者多仰其成今
其人已矣流風餘韻固在也夫教人以踐履為務其人
未易言也又不知沈先生當時學者至于今能不叛去
否乎顯因鼎儀之造朝而來也與有聞焉

尚書劉公輓詩序

故南京刑部尚書萬安劉公顯攷其為人器宇凝重才
識宏遠而操執介莊故其凡為巡按為巡撫自為御史
至按察使左布政使一皆斬而為副都御史至大拜為
刑部尚書所居官輒以能官聞非若鄭之刀宋之斤魯
之削吳粵之劔遷乎其地弗能為良也予為顯攷同榜
進士年加厚相知當

今皇御極之初予兩人皆以巡撫入議留闕下相聚處者旬月間為余道平生其言曰孜無似所不敢忽忘者好善嫉惡心無所為而已由今而觀之以顯孜之為人而其晚末一二年間知顯孜者固多而小人之忌毀亦不免其不在是乎嗟乎好惡之云夫豈細故哉大學一書所以為脩齊治平之道屢致意焉有若漢之朱雲范滂晉之傅元唐之宋璟盧奐王義方其人皆磊々落落至公而不私其於善惡邪正之間是曰是非曰非小則隨刀除剪大則死生以之其人何可得哉視彼頑頓縮朒模稜觀望因循姑息之徒不啻霄壤夷考之顯孜出入中外二十年舉廉而黜貪植正而抑邪始終弗少變

居官所至有為不善者輒相戒曰得無令劉公知然則顯致之好惡當矣當世必有能書之後世必有能信之者雖然天如假之以年使顯致端笏立朝表儀百辟其所見則矣止於斯固顯致有不能然者矣惜夫是卷挽哭歌詩若干篇皆一時公卿大夫士為顯致作也顯致之子化休持來請予序予何忍序之予之論顯致者則如此爾適友人夏季爵書來云初顯致之病得告也取道蘇杭已殆甚有言盍少駐可治後事者顯致更促去愈急至桐江獲以正斃蓋蘇杭其政所巡撫地謹嫌也是亦可徵顯致之為人矣因并書之於挽詩之首

夏仁傑南壽詩序

崑山夏氏當勝國之季月山先生以周易卜筮之學有聞于時今其後兩支居崑山一支居閬門崑山一支貴故禮部儀制員外郎遂與其兄鑄印局使佑聯官于朝也居閬門者亦貴人傑甫之考君季益翁壽幾百齡仰承 詔旨得例賜冠帶且其兩孫一為知縣一為太學生鄉人賀之者曰仁者壽曰其身康疆子孫逢吉是也予於夏氏往還久猶記人傑甫之能孝也季益翁龍眉舌貌衣冠襜偉終日危然坐閭塾間人傑甫時時踞蹠候顏色不少怠人傑甫有四丈夫子其名璿璣玉衡璿字德輝即太學生英敏負才氣其家千里駒也璣字德乾明經取進士累典應城新塗大庾三大邑歷官將二

十年而其家蕭然其階尚淹在七品難進如此能貧如此其人可知也不亦人傑甫之能教乎人傑甫今年七十重九之日誕辰也京師士大夫有聞其風者謂人傑甫之德即若翁之德其壽當不止乎若翁之壽於是相率為詩以壽之德揮錄成巨軸來求一言嘗觀夫小雅詩人之祝願於君子也不徒曰樂只君子其壽無期而必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焉不徒曰樂只君子遐不作者而必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焉其拳、忠厚愛人以德之意有加而無已今之登軸諸詩凡若干首其大旨要多出此由今視昔殆不甚相遠哉而或者則曰夫夏氏仁厚之家人傑甫父子必得之壽定則然聞儀制局

使兄弟皆不及下壽抑獨何與曰理有常有變君子亦道其常而已仁而不壽或有之未有不仁而能壽者也人其可以不仁乎哉因書以勵或人而於人傑甫且致賀云成化己丑

送尚書王公還河州詩序

兵部尚書懃菴王公之養痾而歸河州也朝之公卿士大夫下及布衣之賤多作為詩歌以送之有羨慕其能退者有惜其才不盡用冀其去而復來者有留之而欲其不去者有辯君子小人若以為其嘗有不能驟於中者類若是者其為說不一聯為鉅冊可觀誦噫王公偉人也

先皇帝以進士取之以侍近處之又拔之於擯棄流落之中而以中執法者顯用之

今上皇帝惟是圖任舊人一日用御史給事中疏特重之以大司馬之位凡選將用兵固衛根本防禦四夷一惟公言是聽且朝廷政務責在六卿公當時在三五老臣之列蓋百責萃焉

上於公如此而公之昔者嘗以七品小官痛黨姦之害政願與俱死廷陛間固以忠貫日月氣蓋一世矣顧令身為大臣未聞其為生民報國家者當如何遽欲以恬退自保為謀與夫強之而可留祐之而使來豈吾所以望公而區區廉蔺賞寇之瓦又豈天下士所望於公

者哉然則公之去也當必有說而或有則曰初公之病也累奏乞骸

上慰勉而留之繼而章凡五上

上察其誠病始聽其去然則其去也以病斯可矣而猶未也昔周公之留召公反覆開論僅數百言召公即為之感動激發而不敢復有言有以哉夫召公當時病不病未可知然亦老矣老猶不忍其去況未至於老而果於必去何邪假令公誠病中寒數日不汗即死矣公之以病去國今五年于茲病也苟未至於死君臣之義一息莫逃吾奚為而不為朝廷用哉昔者病今日不病則去不病則用公之心如是士夫君子之心如是

而孰謂朝廷之心有不如是也歟哉噫孔子之訓大臣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固人臣之常也而漢丞相諸葛武侯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王公尚合而求之

陳同年輓詩序

陳君閩人諱振字升紹以字行與余同年舉進士拜官監察御史將九年遷湖廣按察副使疾立予官而家無餘貲同官為經紀其喪歸葬今幾二十年矣余始得其哀輓諸詩及墓志銘表等文讀而哀之為之序曰於乎初君之為御史也既受命夙夜忘所以效厥職者時王都御史風采擅臺省而頗事能終一時御史皆靡然畏服之一日真定知府張玉坐內都司官妓飲當去官王

佑張欲駁白之并紹持不可御史有愛并紹者曰乃欲
抗王都邪君解之曰愛惡之偏聖賢深戒御史持法而
欲徇人情可乎王知君難撼去以他事出君而張玉
得復官然不久亦罷去矣當時縉紳中以茲事竒視君
而予與君素相厚不數日不相見也君善吟相見輒欣
欣論詩又未嘗不及時事卒之或攘袂欲起或蹙頰而
去恍然猶昨日事耳蓋君清脩介特志在有所為而剛腸
嫉惡時流罕及之者如六科之論列單增十三道之劾
章皆與密議其間頗以為難而持張玉一事為
尤難者以好惡有易辯者有難辯者君能辯衆人之所
不能辯非難而何君之詩留予所者頗多予猶記其聞

余贊軍竅外詩有曰邊城已仗謀猶美朝道空懷故舊
稀又嘗寄扇曰同年踪跡恨西東遠意聊將一篋風好
似昔人揮白羽坐令沙漠虜塵空後一詩君在湖廣於
呼君於余如此而余也不才後死碌々無稱其負媿於
君也厚矣君同輩御史如今之兩京曰尚書都御史者
皆是也數君者才名與君皆頽頽上下使君而不死其
文學德行名位事業視吾輩當何如哉夫惟天以美才
付君而君之時有未遭朝廷以好爵待君而君之命
有不迨予之所以哀君者此也雖然進士御史翰林侍
讀舛剛者君之兄今江西副使前進士提學御史煒者
君之猶子也人謂陳氏科第由憲然心美而侍讀君與

君皆不能盡其用，能盡其用而于其前人，有光其固在，煒乎。

闡幽集序

宋忠諫吏部侍郎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中道鄉先生鄒公常之武進人，其後徙無錫之華莊，再徙夏莊，而代有可稱，蓋七傳而得將仕郎南山元翰林，永旨吳興趙文敏公寔文，其碑南山子德脩，宋學士景濂代其師黃文獻公銘之，德脩之行德一，今夏莊之彥源澄甫六世祖也，源澄甫之所繇，來遠矣，其既卒而墓，且踰年，冢子祝奉，所謂闡幽集，介翰林編脩同郡陸君請，余首序，予受而閱之，源澄甫孝義人也，父友竹翁嘗坐誣，頌繫能。

上書申理得白人稱其孝一州無子其弟嘗後之亦無
子以子棻為之後一叔惟一子亦夭以子楷為之後伯
兄有二子皆不育為之置妾未幾皆卒皆無子以子榮
福為之後各主其祀而安其寡孤無失所其孝所推也
景泰甲戌歲大侵饑殍盈路有司奉行勸分源澄甫頌
其子姪感頌言民飢甚矣賑贖吾先世常事吾先人尤
篤意於此矧重以 朝廷命令哉以粟千石輸官得
賜冠帶他如其慎守家禮延重師儒勤施予治與梁等
事為義不一觀諸源澄甫之家乃疑 君軒樂其隱居之
趣且以著別號也有貞耀堂為其季父之配楊以節受
旌侈

上恩也有榮義堂鄉之士大夫為源澄甫冠帶賀也而
皆有文有詩皆出一時文章鉅公茲源澄甫之卒也太
史氏既為之立傳其幽室有銘石表有文又有哀誄
辭有挽章帛祭諸篇而皆於闡幽集者粹焉噫是豈務
為觀美好名者之謂哉趙黃諸老之言於是乎有徵而
道鄉先生百世之澤於是乎可觀矣是為序

送商編脩展墓序

翰林編脩商君懋衡今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淳安先
生子也先生以
先朝宿輔日侍

上左右所以益乎上所以益乎下者勤矣一日退顧其

子良臣而言曰吾之心若能知之否乎吾與若所以報國恩者捐殞莫稱願吾祖宗來芝山之下五百年之丘壙霜露之感懷不能已吾之四三年于茲矣雖吾之心頃刻靡忘然未敢言私奈何良臣唯曰跪而曰大人為國竭忠未可言私

聖仁在上凡臣子假歸展墓有著令不肖良臣所當從事蓋莫踰此矣即卜日齋祓具以其情言既奏入

上察其誠特詔許之仍得例賜寶鏹若干緡為道里費祇受以行於是中朝公卿士莫不走賀於其門而滄之東西則先生鄉邦之邦人之仕者有颺言於其座曰昔先王大同之世其取臣下之無他亦惟曰敬

大臣曰體羣臣而已夫既為天下得八矣而於天下之
為臣者皆有以體其尊祖敬宗之心務曲成之而不遺
如商懋衡者是已斯道也後世江空於今見之宜以為
天下幸宜以為朝廷頌懋衡之歸榮於吾鄉也親命
是將君寵斯在吾意夫錦峯綉嶺之間坐者起而行者
止扶携聚觀嘖嘖稱嘆老而長者益思積德以遺子孫
為人父兄者益思內子弟於善道而為人之後者益思
勉於樹立出為時用以為其家之光宜以為吾鄉邦勸
惟先生公義既盡私恩不忘惟懋衡是行涼往燠來疾
驅而先逝君親兼得忠孝同歸請以為先生父子壽座
容言已既出而來以告余且求予一言余固懋衡父之

孰也宜有言而不能言迺曰美哉乎其邦人之言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先生之謂矣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不亦懋衡所當知乎而亦豈非先生之心哉吾故於其邦人之請懋衡之別也復申告之以先生之心

許翁德器挽詩序

許翁其先嘉定人今居昆城之柴巷者兄弟數人稱富家翁之行則三也其家善治生園田市肆之入邑鮮或過之然富而惇禮能讀書能延師教子邑有耆儒沈同菴先生主其家塾者最久頗往記年張氏兄弟如前提學憲使篠菴君今大叅勿齋石又如同菴母弟福廷憲副君皆未有官而予往、得如從過翁家翁未嘗不留

飲凡茶菊之供酒脯之設皆翁指頌為之楚、然歷客
生敬翁時尚強壯佐其諸兄理其鄉之租稅徭役乃喜
譚官府事間有所扣言議有倫只在身部使者之能否
高下無不能言之而亦無不當予嘗謂斯人者苟沾一
命不其有可觀者乎後來余既仕而歸又屢從其姻進
士顧文之夏德輒過焉而翁則既老矣然凡客折、喜
其意猶昔也甲申之夏予來自南中忽遇翁常山驛旁
為之啞然曰翁胡為乎來哉曰政自不能不勞勤耳而
余甚愛翁則謂之曰吾誠有不得已翁蚤歸毋遠出也
夫孰知別翁不一二年而翁逝矣於乎惜夫翁許氏諱
瓚字德器別號存養卒時年若干有文夫子三人鴻高

上舍生鴻漸邑庠舉子次習皆材美可望翁可以無憾而翁之子乃數致書於余求為翁挽詩之序凡翁之家世德善已具同菴先生所為幽堂之銘尚奚言予之衰病乞身止屢矣曰竊思之幸一日得賜歸馬鞍山前求如翁者其人相與擷芳而汲清追隨宴嬉道契濶之深懷問鄉曲之故事以樂太平之盛於乘陰隲夢之間而翁則有不及焉者故為叙疇昔交游之略如此以寄予之遐思以慰翁於地下云尔憶南望雲天故林何在舊游彫落無幾余所以為翁言者如斯而已矣若人事之往來與夫存歿離合之戚焉余今中余之所不言者可勝道哉

送白給事展墓序

今天子大聖功德之繁不可數而

聖孝寔先焉

兩宮之尊養

九廟之明禋固常禮齋肅敬慎之心則有加而末怠若
四陵祀事之條今年春特以親王往茲不特常禮之外
觀可乎

聖孝本諸身而必推以同諸人觀夫奪奪一事雖柄用
政事之臣有不行歸覲展墓之制雖百司小官凡有愛
親追遠之志者無一不得遂

聖人孝治天下如此斯世斯民將復見唐虞三代之盛

其弗信然歟夫以聖化之及既無闕於百司小官而况於朝夕左右所謂侍近之臣者哉毘陵白昂廷儀出名進士官兩京今為刑科左給事中在侍臣中進言屢尤有名茲以其父母繼母皆嘗受推 贈恩奏乞暫歸展先墓燎黃之禮

上曰如令於是衆莫不曰廷儀是行君臣之相遇忠孝之兩得希濶之榮幸也或又曰方今之世此特常事耳烏足以為廷儀幸是不然孰不有官也孰不有親也孰不有先也揆之廷儀今日之榮之遠慮亦有得焉者有不得焉者豈盡廷儀若哉不廷儀若矣而廷儀得之獨幸哉抑不聞廷儀之尊人珂鄉貢士黑官教諭兩典

文衡伯父瑜永樂初科進士嘗為禮科給事中族父玠
又以成化五年第二甲進士觀政都察院喬木世家是
又宣盡廷儀若哉廷儀之鄉人監察御史薛為學輦相
率求余贈言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而鄒
孟氏亦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平予故特為本諸

君上之大德而以吾黨之可以為廷儀榮且幸者并告
之

左右政使龔公挽詩序

山東左布政使吾邑龔公彥文既卒之十有二年其子
紘以公事來京師致其兄紱之意奉一特大夫君子所

為公挽詩一卷乞予序諸其首簡於乎初公之卒而墓也余與諸君子者寔預挽送之列顧余獨未有詩耳文而序之其亦可乎哉夫挽詩之原始未暇也而其義主於哀悼傷嗟則古今一致焉尔龔公起家名進士為主事為郎中超遷而為左布政使內而得以贊六卿外而得以專方岳有官君子其能如公者幾人時既遭矣位既極矣其歸也以理而歸其卒也得正而斃凡仕而有官者之壯而老老而歸且死能如公者幾人公之居家以孝弟聞其交友以信義著其學以專洽能文章尤長於五言歌詩其居官臨政也敏而勤公而格在郎署則尚書以下信倚之在藩省則回官欽揖之細民愛戴之

士大夫行己有道而才知之可稱能如公者幾人凡公
之所以為大而為他人之所不能及者如此舉若無可
哀矣而挽者猶得而哀之哀之何如待不以其年未至
而遽歸、數年而猶病、且於尋常者異焉蓋公丰姿
秀偉面白而肥中歲後感末疾遂不復能出語不省識
人事不能見賓客如是者凡若千年而卒哀之者曰
以斯人而有斯疾使斯人而不病其名位行業當不止
於是使斯人而不死其無妄之災或可得而去勿藥之
疾或可得而愈也顧乃今有不然者雖欲已於哀其又
何可已邪於乎其可哀也邪其不可哀也邪昔公之為
都水李少保文達公時在文選為郎中兩人最莫逆時

時過送賦詩酌酒品閱名人書畫不厭也後來文達得君有為如是之盛而公則困於病先已卒矣人以是尤哀之及乎文達既沒而墓碑出君子率歸諸其福厚然則公之不至於文達者福不逮也是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夫何哀悼之有詩凡若干篇

賀湯翁鄉飲詩序

迺洪武辛亥鄉飲酒禮之始復乎古也吾蘇有江夏魏公祀山為之守明年冬即據禮行之時吾崑山人周壽誼者百有十歲寔當高年之首禮成之五日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送之一時蘇人士誇道其事皆有詩而王常宗先生又特為之文其堂之碑何其盛也比

湯徵氏過余言 朝廷近以提學命章胡謚言鄉飲事
下禮部禮部臣集議申明之以實舉而流弊蠲於是去
年春蘇郡守蜀之賈侯祇奉以行而侯之父漁樂翁以
行以年得與賓席之次蘇之士大夫以侯之能仰承德
意以漁樂翁之既老而遭見禮於有司為不忝相率作
詩為賀已今大司成同邑陳君又為率邦人之在京師
與凡素善翁而能言者皆作詩賀之徵皆得而珍襲敬
歲之將寓歸為壽頌詩而非序有不得而傳焉噫
國家承平餘百年矣弥文盛觀所在而是雅頌交作後
先相望日益新而益以脩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者又
何其盛也蓋嘗論之古昔盛時有建極之君必有材能

之臣斯必有壽福之民而又必於敷言之訓致吟咏之
功極尊親之意不偶然也觀夫祀山公之身後榮名光
昭史冊侯其他日之祀山歟如翁者安於養志曰耄曰
耄未艾方臻茲屆翁而或過之將不在漁樂翁歟余也
於王先生無能為役徒以前忝南宮叨陪末議遂亦得
以預聞其盛焉耳若夫後王先王而有聞俾茲甚盛之
舉繼々相傳於無窮後之於今亦猶今之於昔不於司
成君諸人望之其誰望哉翁姓湯氏名賢字以德長洲
人學而兼醫今年六十有八西之少胡海名流晚愛楓
橋山水之勝君之自號江村漁樂人目以漁樂翁稱之
徵則故禮部尚書致仕晞顏曰物先之之高第弟子云

太常鄉夏先生輓詩後序

太常鄉夏先生仲昭之卒也。朝廷行勅祭館閣諸
老安城彭先生既為之碑嚴陵高先生為之銘朝野士
大夫君子為之挽哭文辭而萬先生循吉又取而序之
凡先生行業之美。恩寵之加遭際之盛亦既備矣而
其子中書舍人文振復求余一言於乎先生早登朝晚
復留中而予也。以少以外則有所不及知其嘗為郡有
惠政聞瑞人士能言之而余不能詳予於先生一鄉也
先生少予先人一歲以父執禮先生頗相知請以鄉邑
言先生善書且善画竹石求竹石者恒坐集其門然有
求多靳惜至或色不怡竟謝卻去豈亦非其志歟。亡日

間遇情字氣合清興逸發別又往、從人索楮筆為之
累幅不厭人莫測其意之所在然亦鮮矣若其書跡之
妙大而扁榜題署小或蠅頭連幅雖武夫田父市井童
輩一有所求即忻然應之無弗遂者稍暇登小樓閣門
吟哦揮洒之餘鈔寫經史動成鉅冊筆頃刻不去手見
嗜畫寢者則艷然曰為人一世間一日當幹一日事耳
奚以昏睡為哉蓋先生平居公私應酬外其所用力在
書畫為多人徒知其書畫之工非他人所能及而不知
其用力之勤如此於乎士志於道可以慨然於先生之
言矣先生之為人風流洒落小節不拘而能悖孝弟以
為本其考君高潛翁鄉之博雅士也亦善山水聞人家

有得其片紙尺素必懇請歸裝褫而謹藏之曰吾先公
不復可見矣見遺墨如見先公也伯兄孟易嘗免官被
繫都下亟徒步往省之既而先公言不言諸朝由是去
謫籍陟清華黜芳儼美時稱大小中書而先生事鬼之
禮愈益不懈極其二弟季明季章暨諸子姪具有恩意
至於念商潛幼仍所親之朱姓奏復夏姓從而飭先祠
理丘壠亦各極完美此皆流俗所難而先生為之不為
少異茲其所以為尤難歟吳東南富貴家推孝友忠愛
之風必曰太常先生宜哉予聞之昔之君子嘗謂晉王
右軍元趙松雪皆自有他長惜其為書画所掩亦想夫
後之人尚論先生者或淺乎其知先生不以其書而必

以其竹也為最其言行一二可以知其為人之梗槩者
表而出之

北嶽恒山神祠事錄序

古昔聖帝明王之於其民以愛人之心行愛人之政而
又能與天下之人十共天下之治理蓋無所弗用其極
矣然不但已也以其或厄於天時之偏或發於人事之
愆或囿於氣數之變彼凡雨暘水旱螟蝗疾疫之類皆
足以為屬於其民雖聖且賢或不得而免且有非人力
之所能勝者於是而必有賴夫神焉苟夫豈一諉之神
而無所事哉觀夫古之曰雩曰沮曰雩曰雩曰懷柔曰疫
縣是已而所謂神有若後世所稱嶽鎮海瀆其尤顯

而不敢後焉者也宋之填中山魏國節忠獻公北嶽廟
碑云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豈非知言也哉北嶽
恒山之神有祠在今曲陽縣治西一里許前人述作脩
矣成化六年庚寅秋以是歲畿甸災甚盛奉命出賑
既踰月謁謝祠下留詩以答神庥知縣喬良乃以教諭
黃愷所輯祠事錄藁奉上因聞得而捧讀之若良愷其
亦知古之聖王與夫我朝

聖人事神勤民之意歟盛既竣事將還遂執筆而為之
書曰北嶽恒山神祠事錄凡五卷神之祀事邈矣舊有
東漢刻石今已不可考按者自唐始而宋而元而
國朝文辭事蹟皆在焉漢刻僅以歐陽氏跋尾為附其

別祠之在渾源者茲不與以求而未得當嗣錄之若我
烈祖正名之詔及夫

累朝列聖令

聖天子諸告籲之文特恭錄之簡編之首焉
聖製所在獨不敢以序懼褻也

壽姜翁序

宗本翁今年七十矣七月廿日其初度日也翁之鄉俗
於是日凡與翁好者不遠數十里皆持酒肴造翁家為
翁壽翁亦大治具樂客祗莫始伏而延歲則所謂古稀
之年賀之者當倍於常時亦宜矣予猶及見翁之壯也
衣巾俊爽笑言有倫於入善地難解之且席父兄貴富

之遺良田廣厦林園池沼之入甲一鄉南商北賈雜還
其門廡間而公府間墊達官之長先之者輒生愛客至
其家割羊庖鱉或佐以聲伎或空穴以權或藏鈔以嬉
弗醉弗止其樂有如此者予晚以親好亦一二過之輒
為之留、則焚香啜茗彈琴賦詩清譚善謔未嘗不為
翁一解頽以樂也數年來縻於官守弗暇與翁樂聞翁
之樂固在而亦老矣稍謝絕門戶事為息交倦遊之計
有欲就翁飲者不辭欲招之使來則能自貴重必固辭
不復有往時豪宕不羈氣象間語入曰楊雄豈不一名
達哉老而獨居則亦有命吾幸而扶床坐膝見外曾孫
矣理先人之丘壠歸先人之遺體當亦有日吾復奚事

事為哉聞之者高其人於是翁之所以自樂者矣孔子
不云乎仁者壽則既曰仁者靜夫聖人言壽必原於靜
必歸之仁者而必觀其樂之所在而後可以知其仁
予嘗求之宗本翁之壯而樂也其樂未免以入老而樂
也其樂則以身樂以人或搖其神樂以身即完其真然
則翁之壽也當未涯將不得為仁人矣乎予之弟曰與
謙甫翁情也誠於翁誼不薄故千里為之一言但不知
翁之於余言能以酒食視之而樂聞乎否也

姚氏譜後序

譜大臣君子事也夫所謂大臣者上從
天子下理萬民為百官有司之所矜式而譜也者有一

人之身必有一家之譜所以維持乎族屬敷遺於無窮庶幾乎先王之道莫踰於此蓋自宗法既廢而譜學興人能自愛無論其位分之高下皆不之況夫大臣君子為衆庶之率先者乎孔子曰身脩而後家齊孟子論先務亦曰親、而仁民故曰譜大臣君子之事不其然哉桐廬姚氏譜今吏部尚書姚公夔作姚之所以徒譜逸無考居今巖之桐廬則自榮祿學賓始學賓墓在姚家山有大樹識之樹大十圍蔭可數十畝而墓當其間自學賓而下其人物行蹟皆可考不誣故公譜其族斷以學賓為一世至族大父伯榮為五世又自伯榮至公之孫為九世大率例倣歐蘇二大家而損益之其不同者

歐蘇不書娶譜書曰重配也歐書無子蘇書無嗣譜不
書曰諱世絕也蘇伯升不書諱譜書曰推吾父之所同
出也歐蘇以遠近親疎為詳略譜獨不然凡所知所見
皆詳焉所不能詳者不能知不能見也可謂過厚而加
慎發昔人之未發而足以死賴於其後矣諸若此類公
皆有自序甚明而謂余宜序其後按譜學賓一子曾三
生三子而姚之族始盛至曾孫伯華又三子而始極其
盛今幾十世閭門幾千指二三百年于茲矣其人蓋多
賢者且多有官位于時舉其尤烈可若伯華甫公大父
也亂離中涉江負父母遺骸真墓前掩以木葉晝避賊
于樹夜舍哀持楬穴地以葬不愧古孝子它善行尤多

先德之積如此公與其從弟龍同榜取高科公由侍近累遷兩京吏禮刑部侍郎拜禮部尚書七轉而正位天御端厚嚴重歸然國之老成人能刊劄屬假監察御史至左布政使公之子璧兵部職方郎中父子兄弟極中外之崇階效文武之長才德業之盛方臻而未艾其發而承之又如此觀是譜者姚氏之世德可以昭々於斯矣雖然公之是譜它日尚論世而傳名臣固將於是乎有徵豈徒曰維持於一家率先乎天下而已哉

送尚寶卿楊君詩序

成化七年三月一日尚寶司卿泰和楊君玠簡奉制命充冊封副使偕正使鎮遠侯有事於

靖江王府將行公卿大夫多重其行且以君素負能詩
名皆歌詩以為別君猶子太僕丞昱與其中表翰林編
脩羅君璟則尤知重其行者命工人圖所以為使狀錄
詩其旁而屬余序其上夫詩稱皇華四牡尚矣是詩固
皆為奉使作皇華所以遣使者而四牡所以勞使者之
來也先王之世君臣上下各盡其道未嘗少忽乎此其
意則有在然當時之善於說詩者宜莫如孔子孔子之
言乃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它日論士亦以於四方不辱君命為
言孔子之意誠以為人知學詩則可以為使可以為政
而詩之用其大固如是也揚君故太師文貞公東里先

生之子

光皇帝在御以名任子入見不欲遽升之政即處以符璽清切之地日侍

上左右今二十餘年矣文章才望日新日著且屢勤奉使靡不告成而稱旨以封冊言之天順初嘗之

楚王府時充正使仍以禮科給事中者副之成化己丑又偕隆平侯以副使之

鄭王府及茲靖江之命蓋一而再二而三矣所謂遠

而有光華亦豈不然哉噫此國之有使命皆欲其宣上德達下情所係甚重不能一日以無而孰有加於冊寶之頒旌節之臨祇若乎朝廷睦親之意禮行乎

宗藩本支之重者哉

明天子所以玉成乎其臣而用之意固有在焉何以言之使命固為政之一端而詩之為用小而一入一家大而治國平天下纖悉委曲無一不備推其極可以厚人倫可以美教化可以移風俗政其有大於是乎慎哉乎楊君公卿大夫將於是乎觀楊君慎乎哉

天子行將授君以政矣君家學有自所著述甚富詩已類者比若干卷吾家藏有江蘭集三卷亦楊君詩云

辨惑續編序

辨惑云者昔之大聖大賢所以為問答語也百年前毘陵謝子蘭者取以名其所著之書學者傳焉聖賢問答

與子蘭之書雖義各有在子蘭其亦有志於聖賢之學者歟吳中顧亮先生寅仲氏以目走編而增損衍繹之名之曰辨惑續編學者亦傳焉寅仲則又聞子蘭之風而興起者矣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夫義乖世之昧者張、焉瞽行夜中雖號稱學士大夫或不能無惑於是它人云乎哉惑之何如惑於理欲而孝親弟長之道哀惑於習俗而冠婚喪祭之禮失惑於命分而厭貧慕貴之心勝惑於鬼神妖妄而巫卜拘忌之說熾惑於死生禍福而形法星數之術興惑於老佛而脩煉服餌祠廟齋醮之事雜出於時之數者蓋其大略也昧者往、能以是惑人而中人已下餘不自惑者亦鮮矣

聖賢者出憫其惑之滋甚必有以辨而正之辨之不可
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早此天地愛物之心而聖賢者體
天地之心以為心所以成己而成物也聖賢逝矣遺書
故在不與聖賢而俱逝若今之行世所謂五經四書皆
是也今有人焉生乎千載之下仰乎千載之上曰聖賢
之遺經明聖賢之大道不徒能善其身而又思有以及
斯世之人紛紛蕭艾中特此猗蘭芳不亦有志者之所
為哉寅仲之書經傳子史外上自漢唐下及近代以至
於國朝凡儒先君子崇正抑邪言議之所闕別集之
所載亦各慎擇而備錄之其亦博矣然猶不敢自是而
汲、取正於人猥以及余亦欲贅一言願余藐焉末學

而何言竊嘗聞之孟軻氏有言能言非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氏之意豈不以異端邪說為害甚大夫人得而抹正之無論其力之厚薄功之成否禁乎其可稱也寅仲慎之哉若寅仲之志可謂聖人之徒也已

書目序

葉氏書目六卷叙列大率本鄒易馬氏其不同之尤者經史子集外制特先之曰尊朝廷且賜書所在也吾葉氏書獨以為後錄終其卷是吾一家之書不可以先人退遜之義其亦可以觀視吾後人也吾書之積近吾後之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先世轉徙淪落之餘誥書圖譜尚爾無存書其可知也然吾猶及事先曾大父

意中時所見吾曾大父家塾所藏大字書傳禮記等書
今所存幾何先叅政尤好治書教子南京聽受宣諭
畢即解衣買書而回所以為子孫計也此等書當時皆
有印識今所存幾何吾與爾後之人蓋不能無責焉於
其間也或出或處公私多故性好之或不同顧慮之所
不及風雨蟲鼠之不相為容書焉得而不廢且失也吾
固不能無遺憾於斯也夫天地間物以余觀之難聚而
易散者莫書若也如余昔日之所遇皆是也今吾書之
所以為目此也吾後之人不可以不知也昔之人有以
名臣子孫不識字為喜又或以為子孫未必能讀書此
可為不幸者言吾固不欲為尔後之人願之也而亦有

告焉吾後之人不可以不知也書精矣徒能讀之而不能知其孰為醇疵得失惜無所得於其心不知孰為善而可行孰為不善而不可行非言也得之而不能體之於身不能見之於行非書也或者志於衣服飲食之末貪則至於鬻書而為之又甚而或假讀書之名以益其輕薄浮夸之過使人見之曰此故讀書家不肖子弟為書之累大矣是又不若不識字不能讀書者之為愈也彼借非其人豈非其所與夫所謂聚焉而散之焉而不復留意者皆過也亦不可以不戒也書為冊四千六百有奇為卷二萬二千七百有奇續有所得未已也書目之成吾晨子錄之曰書以告晨亦通以為吾家子弟告

耿氏家藏平定舊志引

耿平定之望也自司業君之高曾而上代世以文武宦業忠孝節義顯聞于金元之世入國朝則清惠公之父子祖孫官愈尊名德愈重雖寓公所在又蔚為盧氏之望然高門大墓之在平定者自若也此平定志國初所脩載其世家行蹟獨詳且多與其家所藏洪武名儒和文先生所為勝國太常大祝諱承祖公行狀合同事實也其為耿氏之家寶也尤宜噫自昔金晉重地而平定故名州也傳稱清簡其俗好尚文章是宜司業君之家有此二物者可證抑何幸歟今四海一家踰百年

矣太平民物考求世德此其時也安得盡北南之人皆有若言業君之幸使吾夫子見之無之獻不足之嘆亦豈非世道之一大幸事哉斯志也州人失之而取之獨獨存吾為取志故亦於取氏獨詳焉

西嶽華山神祠事錄序

華嶽名山也嶽之神後世有祠事祀典也神之殊封顯號世異而代不同我

太祖皇帝陋百王之為而一新之於古豫州之鎮曰西嶽華山之神

宏謨睿斷於斯為至而西安知府孫仁祠事錄之作有以也錄凡七卷先

聖製次漢次唐次宋元以及於國朝六卷華山古今
述作為附錄一卷今年夏盛以朝命集議塞下既還
道出華陰得是錄為而巡撫陝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鈞州馬公負圖以督序為言序曰四岳之時軫五嶽之
禋祀經傳所存尚矣當是時堦后盛王賢人君子莫不
有所表識道湯致是崇極由今而言之或累於秦斯而
靡遺或疑於歐陽而就泯累則不典疑則無徵事其可
知已有若延熹脩廟之舉鴻章碩畫為世偉觀屹立乎
炎漢之表歸然於千三百年之後則於華為然謂非華
之神之遇不可華之神不有以默相之其又能然哉抑
嘗於脩謁之餘問石闢循節序諦觀熟察而後出焉由

唐宋以迄于今名臣如李衛公如裴晉公如顏平原魯公皆一時為國文武效用之人言辭筆札大書深刻炳焉煥焉於祠屋之間不可誣也亦嘗有過焉而讀焉而思者乎晉公題名馬總轄愈諸人皆在蓋平涂出師時蹟也之數人有其氏名功列入喜談而樂道之如昨日然蓋將與嶽之神相為無窮生則為名臣死則為明神其諸公之謂乎夫慕鄴唐劇盜也在前之諸人而優為之惟茲三邊蠢爾驕孽假息尚存然則上以時九重西顧之思下以慰其隣其竟勤事重勞之意有不在夫人乎請曰序言一及之而亦豈徒備之人而已哉吾於神將亦有告焉曰

聖天子在上受職效靈此其時也母作爾神之羞

江東小篆卷之四

江東小景卷之五

記

雜樂打記

皇上繼任以來今四越朞矣屢勅邊臣飭封疆精士

馬以為我國家永、大平之圖于時宣府則有鎮朔將軍前軍都督顏君與其副都指揮黃君協心比力祇

體

宸衷躬勤夙夜時其訓練益其完固亦既備已又以自公退食養其精神而賓佐之延接使命往還之燕勞當必有其所也迺即帥府之東園為屋一間周遭四楹倦朴不華而其狀有若車廂然曰異其楬曰雅樂之軒蓋

東園自有帥府有之蔬茹區分轆轤並舉而近歲所增
則又引泉為渠縈迴漫流而花卉果蔬之植紛雜乎其
中軒之中圖書尊俎外可壺可絃可奕可侯凡樂客之
興靡不有焉樂之者以為窮邊之勝事亦人間世之一
小瀛洲也二君者一日有請於余曰雅樂軒恒辱過臨
顧不得一言記之可乎余聞而喜躍而起曰美哉雅乎
若人之為樂其在是乎夫雅者正樂之歌詩周樂之章
有大雅小雅之分皆周公之所論定今音節雖亡聲文
具在可以悉群下之情可以明先王之德雅其可樂乎
哉且雅之為言常也素也曰書曰禮與前之所謂詩三
者曰用常行之道不可得而離孔子萬世之師其平居

雅素之言所以必及之而不敢有或遺也雅誠可樂乎
哉諸君出武弁而習執衽日從事軍旅且當乎胡虜出
沒之切隣要衝而其志尚如此其果有得乎祭潁陽之
遺風歟抑亦說禮樂而崇詩書有聞乎谷穀之為將者
歟若然則

明天子有萬里長城之樂相君有訐謨論道之樂吾徒
有同事得人之樂天下之人有相安無事之樂而於若
先人亦有幸哉有子濟美克家之樂然則吾奚為而過
其樂惟恐其或不樂而樂之不能以久也二君於是相
率而謝且曰是非彪等所敢當不亦所當勉哉幸為我
書之則又止之曰未也昔之人不有云軍中苦樂繫於

所從之人者乎誠以將者三軍之所倚毗得其人則樂不得其人則不樂是不可以不慎也若後來范文正公言先天下憂後天下樂程先生則云仲尼顏回有樂處不知所樂何事之樂也有非軍中所得而專顏并言之以質於軒中之客亦足以告無窮焉

大梁張氏佳城圖記

戶部郎中大梁張君遂以其先考妣之志願汴河之上不得日躬事泮掃於其間也爰即畫史續佳城圖一卷謹謹奉持恒以自隨間請余記之嗟乎孝哉張君之為此也然吾為此慨亦久矣不觀於世乎槐藥之下高燥之營封識之完衣衾之備棺槨之美為孝子慈孫

者蓋未嘗不為遠世無窮之圖而成衰興廢之間或遠
或近樵牧躅躅有不足言其體魄之不幸有之矣矧中
州河患故在有朝為平原而莫為淀澤之地則又有不
忍言者乎夫自有天地以來人生其間為聖為賢為善
人君子為英雄豪傑吾不知其幾千萬人而彼人者身
後之一丘今之所存幾何以幾千萬人之固當尤有
存者然其所以為聖為賢為善人君子為英雄豪傑碩
皆有待於一丘之存而已邪請即若耳目之近而論太
史公當日箕山之登慕昔人之高義感慨激烈有不自
勝而其流風遺蹟不知今日其尚有類於當日否也彼
茫、乎浩、乎若址邱之山石若汲郡之竹書其又可

問邪繇此觀之凡人之所以不泯而長存於天地之間
必有其道而不繫於一丘者已圖云乎哉雖然記禮者
有言孝子事親如事天、無往而不在故人子之於親
亦無往而或忘斯圖之作蓋亦曰吾親地下吾不得而
見之矣吾終吾天吾不敢忘吾之親而已耳然則張君
之有斯圖觸目興懷不忘乎親亦為孝之一端信乎其
不可少也張君之考君名智字任傑號遠菴母同郡胡
氏 朝廷有封贈亦皆有賢行義方教子則其行之大
者當別為論著云

禱雨記

成化丁亥春宣府以及隣邑久不雨種不土入苗則大

稿風砂無時夏麥驚浚火災旋作人用靡寧守臣大懼
齋戒為文書述所以體國憂民意上籲神明下飭諭
闔屬期以四月之朔禁屠宰潔渠路水以盆缶市以柳
萌家虔戶禱拈籤于城隍神祠祝史曰吉且徧謁諸廟
藝燄以告如是者三日不雨迺各蔬食割養祭于城社
五龍祠、杯玦云甚靈擲之如其法亦惟曰吉又三日
不雨懼益甚相與為謀使佛者乞靈泉近郊結壇壇禱
于朝玄觀中兩總戎偕宿觀之西側寮旦夕偕衆為禮
八日癸卯城中大小將吏悉卻去僕馬奉香鐙皇、步
通衢間所至祠廟輒謁拜不間遠僻復入觀中羅拜頌
伏請蓋渴雨焦急志願必得雨而後已也是日申未刻

雲合微有雨且始得聞雷際晚雪雨有加土潤指許明日天積陰雲極盛雨徐入深夜徹曉不止迫午即開霽有生萬物欣、淳、各遂其性既而各屬相繼走急脚以霑渥來告諸公者皆有喜色而總戎顏公又其口祈乎卜而屢得吉焉者也大言相告曰雨遲疾雖有時然神不吾欺亦明矣於是又徧詣諸祠廟致謝且謀立石紀神之貺而以屬於余嗟乎雨可以禱諸神而得之乎神固曰天而雨者天之所為也雨以禱而得是天不尔違也神以雨而信是天不爾欺也夫天不神違人可_以感天矣天不神欺人其可以欺天乎哉請曰禱雨而益思嚴夫吾人所以事天之道焉遂為之記使刻之

兩官僚羽人皆列譜其陰

道源書院記

於乎周先生之道孔子之道也斯道也原於天命具於人心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無以行斯道於時以濟生民非孔子之聖無以明斯道於書以揀萬世夫天豈不欲斯道之常行於世以為生民無窮之幸哉顧勢則有不能耳勢不恆然而天之心則無時而不然故孔子既往千五百年之久復有周先生者出而斯道之傳不絕而復續使時君世主動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為之準則為帝為王迭為進退而斯世斯民延頸相望至治之如古昔盛時而不至於

靡爛之極蓋亦非偶然之故矣觀夫孔子之言繫在六經茂以尚矣而鄒孟氏者聞而知之自擬私泚其為言曰性善曰義利而前聖之道為愈明周先生、乎孔孟絕學之後乃以卑官辱寓南安當時有程珦氏於其二子獨能識先生而得師之是為河南兩涇先生父子兄弟師友之間淵源流派耳聞目見口傳手授而其為書則曰太極圖曰通書曰易傳諸書發揮天人之蘊開示學者身心用工之要其推明前聖之道為益切所謂天地不悖鬼神無疑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至于今人知有孔氏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的然如見可舉而行此天之愛生民其心固如是而

必於孟子周程焉。屬之詐不然。歟。南安之有道源書院。肇於宋乾道乙酉。郭允義所創。三先生祠自是以來。終宋迄元。其間嚮慕之士如江丞相萬里輩。皆累有興復之盛。寢久而廢。國初更為大庾縣學。有祠。後學革而復廢。景泰中郡人雖有復祠之舉。未備也。成化紀元之初。南安知府前刑科給事中。桐城姚旭。大庾知縣前應城新塗兩縣吳郡夏璣。皆以進士高科。服官有年。而出牧于此。曰。吾徒先務之大有如邦先賢三先生。宜不得而緩。乃相與捐俸躬為募。率得好義士民若干人。協力一心。重作道源書院於舊祠之後。榜其楹曰。景行之堂。藏書其中。以待來學。前龔巨石為光風霽月亭。仍別

為一室載植理皇當日親染賜額之碑而又有周垣之
固重闕之嚴也書來圖狀與俱而屬記於盛且曰故縣
學弟子員并入南安學宮密邇書院尤願聞所以教諸生
者噫盛愚何人而敢有言於三先生者乎雖然三先生
不作又幾五百年矣而三先生之遺書不亡而存諸君
子有不聞而誦習之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
此固周先生之言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此程伯子之言是亦林子之言而已爾士無志
則已苟志於道必也終其身服膺乎三先生之言以薦
行乎三先生之道庶幾有以副乎今日興復是舉之感
心而為無負乎方今

明盛之時

星文圖考異記

此圖大約與歌括本同所不同者此左右樞後皆曰上輔少輔歌括本左則曰上弼少弼此無甚異其大不同者雜虛宿之間自南而北曰司命曰司祿曰司危曰司非歌括本之自南而北則非危祿命也考之觀象玩占司命在虛北司祿在司命北司危司非以次而北則歌括本似失之逆填玩占蓋與宗人所刻石木牘合意者宗人石本精矣然亦有不同焉者太微垣無東太陽門而以東太陽門為太陽門無西太陽門而以西太陽門為太陽門天市垣吳越之旁徐謨作越天記誤作天紀

十二諸侯亦微異陰德二星此又有陽德固合隋志然
志云二星此又各二星若角上天庫二星牛下天雉二
星并上天高四星與他圖所有天市上天羅三星壁下
海星九皆此圖所無豈其為一千五百或萬一千五百
二十數邪又按天帝二十三星主曰方諸國其星明暗
光芒則皆有占繫於其國不可也予所見諸圖頗同
玩占乃云門左宋之次則衛燕東海徐太山齊河中九
河趙魏中山河間右門韓之次則楚梁巴蜀秦周鄭晉
蓋惟自韓至晉同數亦不同門左諸星無南海吳越而
加衛與太山則多不同矣夫懸象著明昭々在上固當
有一定不易之理今淺易可見事其為說尚矛盾不一

如此非學者之恥乎諉之曰茲事馬班已不能相一恐
不可也山中甚苦無書偶見此圖謾記于左將有問於
知者云尔

馬營社學記

予曩以協贊之命治嶺北簡書之暇憇後人問軍中子
弟之知學者於馬營衿佩中得宋兩賢之裔孫高平之
荒廬陵之歐陽是已兩家者皆以役戍分支而來生於
斯長於斯蘭玉森々有歷三世而不歸者矣未嘗不憐
而撫愛之使勉學焉馬營軍堡在嶺北地濱絕塞士皆
精選而雄勇傑出城則近年曰山西之崇岡而創為之
亦踰勝絕一日登城審形勢與將士論戰守緣城之坤

隅最高處則四面諸山莫不踴躍而出蜿蜒而來嵐翠
近人可手而攬也顧其趾有廢屋數十楹頗宏敞壁甃
一間直當其後狀如禪龕蓋彼之人嘗欲有為以寇兵
猝至而止焉者於是為之衰徊瞻眺者久之繼之以感
嘆而退于時都指揮使王林指揮使王鼎知吾意之有
屬也始以其屋加飭完美稍理書冊筆研之屬自是行
部往來輒即而休焉既有言於衆曰昔者朱夫子匡
廬卧龍之菴曰潭名而像武侯菴遂以傳于今矧兩賢
之後旅寓所在乎易龕為祠亟為未主二大書兩賢之
爵謚姓氏而奉安如法率守土官屬二氏後人社學第
子員香火禮謁且令月之旦望如今日毋怠友人金本

清在京師聞而歸之篆二賢書院學賢堂字城寓來揭
諸其屋之楮此十年前事也今

天子上繼大統之初予自南廣入見蒙不鄙衰鈍俾為
出闕之行則向之陳迹已別立重門署為馬營社學久
矣聞之天順中

先帝申命提學壘書之頒當時馬營守臣以余前所為
學諸生日益不能容而有豔于此請於上官移置諸生
其中絃歌誦習郁乎煥然祠加主宣聖南鄉兩賢東西
鄉餘不易舊觀而諸生且有應科試登監學者矣然則
予昔日之所以始後之日社學之所以成謂之偶然可
不可歟為叙前後改作之所以然書之壁間使後來者

有所考徵

巡撫宣府題名記

宣府古稱上谷今為京畿近地雲中太原亘其西遼海瀕其東不百里而北出沙塞即陰山大漠莫可紀極面內而環拱則

列聖之園陵在焉兵民遺戶幾六萬家蓋西北邊重鎮也萬全都指揮使司治其地為衛所者十有九直隸為州縣者三其節鎮之重有佩印鎮朔將軍副將軍參將左右參將哨備有遊擊將軍又有大小中貴人九員各監其軍其制密矣而又必有風憲重臣巡撫者參乎其間何哉朝廷之慎重其事不厭於申命其人兵欲其

飭民欲其輯也刑欲其平也俗欲其美也耕屯欲其
殖也糗糧欲其備也其飭其輯其平其美其殖其備非
利興而弊蠲有不可易而致也然則巡撫之任可知也
國朝設巡撫於巡按之後亦已久而宣府則設於正統
改元之歲時大同景泰中始專治宣府而又兼軍
務邊儲更化以來邊儲仍遣戶部郎中一人巡撫者得
總邊儲軍旅而名仍其舊若大同之兼治或不一非如
巡按者之一而不易也巡撫察院聽壁壞為稍治之目
舉來官諸君子次第書之壁間庶傳之久遠可考也大
同宣府巡撫昉於右僉都御史涿郡李儀繼李則四明
盧睿繼盧則東莞羅亨信繼羅則任寧寧盧官與李同

羅則崇遷左副都御史寧既被劾

日子為兵科
日有章

罷去宣府

以總督邊儲戶部左侍郎東吳劉璉兼巡撫且叅贊軍務劉之後則今都院曹州李公秉以右僉都御史代其任更進提督軍務天順元年悉權停不用二年

英皇思治再用文臣守邊則專有巡撫之命於是大梁王宇以右副都御史來右僉都御史姑蘇韓雍又以代來兩人皆兼大同轄既專治大同則左僉都御史黃竊李匡來曹州公乃以前右僉都御史進右副都御史代李而復來公既歸長院中其來者則為余小子予為崑山葉盛前十六年以山西叅政管糧料為公屬公嘗書薦協贊獨石軍務至是則以左僉都御史交承而來以

予之於宣府叨竊之久也并志余愧云尔若夫子文之次素壁如雪可大書別有待夫後之君子

宗人畫像詩文記

萬全都指揮張孟喆家所藏宗名臣画像卷有正統戊午閏老建安楊文敏公之文之次有詩十三首作者別始黃非益吉郡鍾復永嘉周旋泰和蕭鉉安成吳節清流賴世隆安成李紹永新劉定之淪川江淵蒙城王振樂安姜洪廬陵陳文餘姚何瑄十三人皆一時翰苑名流也文敏屢以扈從臨邊日多識邊將此卷楊文敏公固曰孟喆而詞林諸君子則因文敏而作耳非必其皆知有孟喆也孟喆物故已久予得而知之獨賴此卷

之存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信矣然盛於是竊不能無
感今文淵閣儒臣之選雖肇自先朝而莫盛於今之
世信任之專寵眷之極自公孤已下無踰焉古昔所謂
內相所謂儲材將相舉莫之及朝廷用賢之心崇儒
之道其亦至矣乎觀于茲十三人皆永樂宣德正統中
人物考其圖書或曰玉堂金馬或曰二十八宿庶吉士
華豔可知然不三十年間或亡或退所感多矣惟吳安
成今尚在鄉佐列而登內閣者則五人焉曰張曰江曰
蕭曰陳曰劉亦可謂盛矣五人者今亡有或亡或退之
不同其文章事業當世自有公論迂愚之所感特以
明天子崇儒用賢之至超越前古如此諸君子所以効

報於君父者有毫髮或後於古之人可乎不可乎卷中諸君子大書已徧無空紙可書誦閱之餘聊用自記于家以備遺忘若夫名臣七人則趙韓王曹武惠潘美党進呂文穆薛居正錢若水勲業之詳自存國史斯又有不必贅焉者矣

安陽許氏傳家遺墨記

太僕寺丞安陽許顯孟敬文忠公可用四世孫也視余許氏傳家遺墨二卷詩文書簡不一亦有底藁共五十一紙內惟公之弟有孚八分寫者四紙餘皆文忠公筆也予留其卷者旬月攬之者數四猶吝吝若不忍還之何也公才望之高文翰之妙前輩已有定論有不容贅

而余小子於斯卷也得公之善有三大率此書當以至
正十五年乙未跋幹鑿右丞節用卷文為首甲辰七月
既望賀有孚陞官絕句為尾蓋是年九月公卒矣公仕
祿四十餘年位至台輔文章勲業極一時之盛而與其
弟書乃曰苦祭祀無酒曰口腹甚窘曰數日在陳曰無
送藥沃焦曰無殺助而市鬻如龍肝曰不免借馬明日
下村即日要歸新馬恐妨發付只求舊馬曰一飲一啄
有命且堅忍待命或墜自天其十年之間雖居間日多
而出口落筆不忘君國之憂懷橘詩曰南果珍奇有木
奴年、包裹及饒夫徐州近日舟航斷歲供尚方曾到
無其固窮知命一飯不忘君一也曰得官醞三二杯乃

絕上品欲同享曰鮮鯽珍味見之垂涎同享為佳今日
或明日謹留以俟曰大槓初度儘可借口會合女孫彌
月奉常作詩諷槓治且曰昨日停杯候飲深恨不來今
日是女孫福潤生辰煮麵同飲醉酒也曰令岳母太夫
人讀書知文為其甥自訓小字尤妙勿以已寫去者為
嫌曰哀可與弟之早亡為姪椅書張文潛送秦少章序
勉之此其於詩禮家庭天倫真樂拳、忠厚之意可知
公之善二也公之弟如有孚固有足喜而公所遺書雖
一行數字未始苟簡亦不以尊大自居一則曰賢弟二
則曰賢弟而其所具禮曰上曰啓曰呈曰頓首再拜甚
者至於有主稱名世有闕牆紵臂與夫富貴之人驕倨

盈溢動欲以加諸其父兄宗族者使得見此書不知其
穎有泚否此公之善三也噫固窮知命公之善行乎其
身而已篤天倫敦友愛公之善則又行乎其一家矣愛
君之切憂世之深公之善有不及於天下者乎文忠公
所立卓如此固非尋常所能及然未足以論公觀公
之去世已踰百齡彼人間世雖大如河山堅如金石蓋
有不勝其變遷者而公家區區楮墨之微廣不過尋尺
厚不及分寸而一皆完好無恙如此固曰其後人之多
賢善論公者謂非公威德之所及可乎哉有字書四紙
其一與文忠公倡和詩其二則公歿後追錄公舊詞又
追和舊韻致悲悼之情其一歲戊午記公遺藁蓋公之

卒至是又十五年矣嗟夫孔子之告仲由氏有曰兄弟
怡吾於文忠公兄弟見之傳又曰子孫保之顯及若
許之後人可不勉旃

隆慶州學記

隆慶州學創自洪熙改元蓋從知州楊賓請度地城東
南隅初甚湫隘正統九年有脩葺之舉未備也逮夫己
巳歲胡馬犯塞民且弗與守况學乎猶幸弗燬于兵然
日就頽廢矣成化丁亥知州事秦州李鼎自陳州同知
陞秩來蒞事曰弊邑雖邊小去首善之地纔百里教有
弗興吾政有克行之者乎請于上官既報可即撤其舊
而圖新之堅其土築高其垣蔽晝思夜惟悉力興復之

事既而眊黎小子耆老退校皆嚮慕相率來相之城中
軍將暨懷來永寧守填重臣備其為亦樂助之民有姚
寬者偶發地得白金一器以兩計五十有奇額不私已
亦有以資之於是廟則先就兩廡靈星戟門相次如式
退從事於學明倫有堂講肄有齋神有廚庫師有公廨
士有菑舍庖福亦既備已會予適自上谷赴名還學正
徐旭訓導金璧率耆民諸生至居齋北塞覬陳道左以
記為譜雖諾之未暇為也國子生黃端張瑩等日來速
記卒為之記曰四代之學邈矣後世之所謂學養士誦
習焉耳蓋亦曰處而明乎古聖賢之道它日出而行乎
古先聖王之政教所謂化民成俗昔人之遺意未泯焉

夫隆慶之名則曰近代之龍慶近代號稱盛德守文之主固出隆慶其為善地可知茲一脩學而齊民知義其感化之敏風俗之媿如此則其產之良又可知州有官學亦有官皆民之表也官有弟子真又民之秀也上下之相承政教之相及而不有思可乎民未化也俗未成也猶必資夫學知夫

聖朝文德之盛涵煦之深歷年之久上必有教焉下必有效焉自都邑而達之于野家無不順理無暴慢公無負通頌白之人無負戴老老長長父父子子人知禮義士習文武彬彬焉出為時用使陰山之北皆知所化服而居庸之重關擊柝其防其險一若無所為者以成化

於億萬年無疆惟休斯則學之有成而有以副吾徒疇昔之望斯寔

今天子宵旰惓惓之心也予不敏嘉與若等俟觀焉是為記

保安州學記

皇朝學校之設肇自

祖宗列聖以來日新月盛絃誦之聲徧天下夏書所稱聲教訖于四海是已以故蠻夷酋長皆遣子入學而遐陬僻壤里閭兵衛莫不皆有學况夫關輔之近哉保安州志稱漢涿鹿縣地蓋黃帝破蚩尤之所 國家建極之初民皆內徙衛民之意可知也

文皇帝既御順天以其地為北門要衝永樂乙未即復置州然惟民屯十數編戶不過百數五方之人各一其性土著之人十無二三而又極隣胡虜必以軍堡戍守雜以戎戍甲冑之士唐新州記曰俗尚武藝蓋今猶然當時知州馮源已有志建學而僅成於洪熙改元之初中間興壞不一則又蕩然於正統十四年兵火之後愈難平其為矣景泰中令冢宰李公為上谷州治有雷家站新城之徙後不果乃復作明倫堂四楹兩壘各六楹拮据之餘僅覆以上而寔是學中興之開先焉成化三年七月知州俞澤學正朱昇合辭來請以為今邊塵不驚官有羨餘而廟學弗飭民罔攸措士不知有科第之

榮天荒之破既無其人而并無其儲苟非亟圖寧不棟
而懼諸時予再出關甫踰二載年穀頗登公田足給於
是畀以公錢若干且檄千戶王曦協相其事澤曦處命
唯謹材木取諸旁近陶甃曰諸礮谿役夫匠人竝手偕
作廟自大成殿學自明倫堂以下兩廡靈星儀門神厨
神庫兩齋號房禮門射圃之類皆就厥緒昉於是年九
月八日訖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保安諸生之在太學者
為狀請記其事嗟夫保安雖闕輔重地土狹而民稀藝
文儒術不勝夫練閱防禦之勤其為亦艱且鮮矣然而
能適桔服之王畿被薦近之王化視彼邈焉日南之僻
在萬里外者何如日南以姜公輔而重公輔不由於學

乎保安之在前代鄉先輩有若科甲之梁沈世有賢稱
之張氏父子兄弟得不亦以其學乎賢如公輔宜他人
所未及然古之學者固有過於公輔者矣學其可已乎
學誠不可以已鄒孟氏不云乎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
子之道則高矣美矣然何莫而非道也是道也尔學諸
生之所當道也何也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曰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學諸生暨凡都鄙有志之士其尚勗之哉

陸氏復姓記

予之崑山士有陸道明氏當元之季世老長在下而不
勝夫征役武斲之苦家故富也不事增殖曰善惟懼富

毒我也故多子女亦多外處不使家居曰吾惟懼多累
殃我也嗚呼使其人一至此時其可知矣今翰林脩撰
鉞之父封翰林編脩宗晟蓋道明次子也陸有通家吳
以讓者乃得而子之宗晟之生僅三月吳夫婦卵翼備
至愛不殊於已出比十二歲始知其為陸氏向人飲泣
吳夫婦慰勉之而已又十年而吳側室二人連產二子
吳夫婦尋歿二子者冕良是已今隸戎籍于金陵宗晟
嘗泣而語之曰吳父母祀事吾弟事也貌予小子四十
餘年所以忝冒而不敢言者吾弟幼吳父母子我之德
與生我者等故爾今吾弟且有子矣願吾陸之族無它
人吾其可重不敏我冕良亦相對而泣曰冕不孝吾兄

盛德而恩吾兄久矣敢不唯命宗晟且曰吾弟行役甚苦辛吾弟之子尚幼而經紀而家而誨立而子吾雖老未勸也吾弟勉乎哉於是脩撰且述其情事以聞于朝復陸姓且來以告于予求文記之嗚呼姓原於古而各專於今其不可以淆不待明者而後可知也自夫先王之澤既泯昧者往々失之特筆于春秋雜書于傳記而見譏於天下後世者雖英君碩輔與夫近代之大賢君子或不得而免則復姓不亦一難事哉方脩撰以海濱諸生奏對廷陛間黃榜一出而名聲訇然聞于天下天下之人思見其人識其面初不知其姓之得與失復與不復也至是乃能以其父數十年惓々未遂之心舉

而為千萬年再造有家之高明先祖可謂能人之所不能安知天下之人不又從而慕其所為彼失焉而不知正者皆爭相濯磨出而正之然則世道其將復古乎復姓殆亦古道權輿之一事歟吾於是蓋不能無望於脩撰也已

簡菴記

戶部侍郎閩黃先生之以簡名菴久矣以余舊且相知也屬記之以文考之書言九德簡居其一德不一於簡也繫易者曰易簡則天下之理得簡而從易所以為簡也魯論仲尼毋雍之言則曰可也簡曰居敬行簡不亦可乎不徒曰簡曰行簡而往致夫疑而未足之辭簡

非全德而簡必以其道也夫易與書天下之載籍孰踰焉孔氏之師弟子天下之聖且賢孰踰焉其為師弟子問答之辭天下之精義要道孰踰焉而其為言如此開示萬世之意昭々矣黃先生之簡是固嚴於治身廉於取名進々而不已者歟觀其自少年登高科躋膺仕嘗為江浙兩布政司所至持大體不為赫々名而民物熙然於湖山千里之外初不知其政令之出於戶庭旬日之間非其有得於為簡之道而何今之為戶部戶部古六卿大司徒之職後世例掌錢穀主出內最黠劇司先生嘗為之屬為主事為貲外郎為郎中累數遷至為右侍郎舉能其官坦々施々不動聲色而上無衡石程書

之勞下無血指汗顏之誚其於度支供億之宜蓋自
廟朝禁掖以及於薄海外內百官庶府都鄙寒細邊垂
甲兵蠻夷賓旅之事無一不辦能以其至簡御夫其所
不能簡其為道則又可知也夫今之所謂部所謂布政
司在前代又嘗謂之省之云者政本知要之謂矣然
則先生名菴之義不它之取而特有取於簡不亦釋情
也哉予既重先生之命記諸其菴而意有未足也必有
以告夫黃先生者唐人柳宗元以此其人未暇論而其言
實亦六經之緒餘有梓人傳者其為說反覆紆徐簡之
為義具焉幸一置之壁間其母曰何柳子之不憚煩

永壽禪寺記

永壽寺在都城西萬安之香山鄉尚膳太監金公興所
建其名則

上所賜也寺山門從將像金剛神二天王四毘盧佛二
十諸天殿之中則三世佛十八羅漢左右若觀音地藏
之別有疑伽藍祖師之各有堂鼓鐘有樓左右旛幢有
揭竿法堂禪堂齋堂繪廊供具方丈僧寮厨傳庖福種
種完好雖叢林巨刹茂以過矣公宣德中來自朝鮮之
清州入侍 清禁受知

列聖累官尚膳左少監今

天子成化初陞太監五十年来小心慎密未嘗有過蒙
被 國恩錫賚無時維時西山佛廬以千百計多一時

小大中貴人所為而公獨無或訝之公曰吾志有在豈他人所知吾以羈孤之跡昧道鮮能仰荷

聖明天地之大父母之尊不遺遠外而收錄之金玉貂璫皆吾

君之賜一衣一食皆吾民之力吾其敢忘報哉吾聞世之所以重佛而佛之所以取重於世者其大要在衛國保民而已若曰輪迴因果徼一己之福專一人之美佛不可以為西方聖人又何以取重於華夏歷千有餘年而不泯乎吾固學佛者也故凡有得於

上恩者日給百需外不藝用不妄費藝用非恭其何以為之忠妄費非愛其何以為民之利如某日得某金某

日得其縑皆籍記而珍藏之皆所以為圖報計也而今其幾矣吾之志欲漸而不遽也欲簡而不煩也欲不入勞而我裕也而豈他人所能知哉蓋於是乎永壽寺成起手於天順三年訖工於成化七年十月以百戶葉彥實住持僧德杲來屬寺之記文噫佛不待予論也夫天下之用與費固多公私之間而已耳私我則不暇用與費之在公者有武文之恒祿有帑藏之典司己之恒祿或弗厭而侵漁之患熾官之典司或弗職而攘竊之弊興有公之所用心者乎有之則宜乎無之可乎不可乎豈惟不可謂之曰負國而厲民豈不宜乎然則公之所存為國為民公之所為可以永壽而無窮期矣是為

記

唐縣儒學重脩記

唐縣學之久而敝也以提學憲使劉君奉揚 皇言之
檄而新之其既新而成之則又以劉君書而求余記之
夫記以言固以言為義而學之有記亦尚矣自唐之文
公韓子柳宗元數篇者出後來能言之士雖有作者莫
或加焉尚矣以言為矧劉君今之韓柳也又奚以余言
為然而不有言則亦奚以副劉君之意哉於是進奉書
幣者坐焉而告之曰幣不足道也我非韓子門無劉義
焉用幣請相與言學夫唐俗何如曰唐南陽之望縣也
土厚而民淳無桑本逐末之習自昔為然今為甚然何

莫非學也唐之士何如曰士尚敦樸知從事學問居則重於鄉出則重於國仕而之四方者往以名節才行見知於達官君子然則劉君之教何如曰劉先生之教我也非易書詩禮春秋之經孔曾思孟濂洛關閩之言弗言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弗行學之制有舉有貢必明必公諸生有所業勤誦數者必責其躬行廣材藝者必端其心術而凡其學之名師長者惟視其模範教條之能舉與否文辭之或不足畧焉耳劉先生之教我固亦多術矣無它卒歸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夫人之大倫使各盡其當然而已噫善哉乎劉君之教於唐雖以教於天下可也其知重夫學有以哉子

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夫百工藝之賤者也工而不得其所則事有不成況學者乎古記有之官先事士先志在禮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而孟子亦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古今之所謂學則以明人倫者在是所以化民易俗在是所以育賢才而致太平在是其為道之大小可知也顧不重歟夫劉君之為教如此其專也劉君之興學如此其至也唐之人宜知所化服矣唐之學諸生豈徒安居而廩食幸科目苟利祿冒儒者之名曰吾劉先生之弟子而已哉其為學宜何如也劉君名昌字欽謨余同郡人又同榜進士嘗為部正郎預館

閣儲纂今為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文章政事卓然第一流人是役也楹屋之數工費之詳歲月之實與凡有事於儲繕其人可以為勸於後來者別有所述悉諸記石之背云

三朝錫命碑陰記

三朝錫命碑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瀛立石其先墓所以書刻制命之辭用對揚

聖天子之丕休成命者也瀛正統乙丑科商輅榜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景泰中以年勞得贈其父宗鑰如其官封其母張氏為太孺人歷天順來以廣東按察僉事能官著聞進副使六年之十二月始加贈其父為廣東

按察司僉事母太宜人

今上皇帝臨御之八年為成化七年瀛方以令官仍左
布政使元俸總轉漕運兼巡撫于淮揚之間三月奔母
喪還闕

上以定制京官三品滿一考者封贈二代而瀛未滿一
考僅數月耳於是其母特准例遣官營葬且親為文以
祭之皆異數也瀛既入謝已退泣而告臣曰

皇上下大恩天地之大恩也瀛捐軀殞首何以稱哉惟瀛
之父平生茹德服義而弟有祿位又不幸年三十九而
卒瀛之母時甫踰三十罹此愍凶幾死弟獲而惟不肖
孤是育是教稍長即加教遣從良師手自紡績以為日

給百為之資瀛之有今日固遠祖之遺澤先父陰相之
致而先母之勞之德亦奚可後哉惟是

列聖雨露恩霑之深先父母之藏之所在瀛其敢弗慎
迺馨樂石以歲月為序恭錄 累朝誥勅及賜祭玉音

大書深列于其上昕夕瞻禮豈惟瀛知所感激圖報而
已誠欲使陳氏萬子孫世世毋忘 聖恩庶幾脩身慎

行益篤忠孝不忝于前聞人此瀛之志也茲石宜有紀
惟有以惠昇之臣盛竊聞之昔者歐陽文忠公幼失其
父崇公獨賴其母氏以底成立卒為宋室名臣今隴岡
之石猶存而三朝錫命之語固在焉矧瀛於歐陽文忠
同一藐孤童以科名文學進身致位卿輔父母之所值

又同其得於朝廷者湛恩汪濊靡間存歿身膺榮遇之極蓋亦無不同然則文忠之卓然為一代名德之臣文章節行師表百世愈遠而愈有光者瀛其可不思與之同乎臣亦瀛榜中進士而其所被先皇帝僉事之命寔目臣為之奏旌而下故義不敢辭謹述其所由如此亦以為瀛方來為忠之勸云

說

孫氏四子字說

孫蘊章諱中四子皆已名、亦皆有字裕曰德宏禮曰德溫禎曰德符祐曰德延屢有書求為其字之說夫蘊章有子矣乃翁前湘鄉令進刑部主事恭武先生年

德而家居宜有以詔其子若孫矣。碩舍近而取遠可乎。然以予之素厚蘊章其可以虛辱乎哉。夫人之生無一不具夫德。故人之為人不可一日而或忘乎德。則吉不德則否。德非一端之可名而裕仁德也。禮亦德也。仁善曰德。具衆善而禮也者。又節文乎四德之間。而至為切要者也。易曰裕無咎。書曰垂裕後昆。言內外合德。可以法後而君子之自昭明德。尤貴乎宏大寬裕。以自處也。詩曰溫々恭人。維德之基。傳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蓋非恭不可以言禮。而非溫不足以為恭也。裕乎禮乎德。而宏乃所以為德。禮非溫又以為禮乎。由是推之。而無不達放之。而無不準為臣焉。而忠為子焉。而孝為祥。

為瑞非禎乎非德之符乎德乎德乎德之行止及於一時豈德之謂乎苟新乎其德弗已焉揚名於後世可也觀廟於數世可也雖以及乎千百世可也祐也其亦有思乎爾世之延爾澤之綿非德而能之乎夫四子者之名固各具厥義而其不易之序有如此者四子其亦知所者識而互用其力矣乎是為說

涇東小葉卷之五